

女人故事新編 劉春

序

故事只是截取的生的片斷，卻總也說不盡。
經典故事中的女人終究無法擺脫平凡生活，
平凡生活裏的女人卻在繼續演繹經典故事。
生命的四季輪回，何謂新舊，
不過一點關於女人故事的新說法。

春 一夢終身誤

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予斷井頽垣。

——湯顯祖《牡丹亭》

我夢見愛上一個人，又分了手。太過普通的愛情故事。

還是在夢裏，許多年過去，一座寺院中又看到了他，身著袈裟。繚繞的煙霧和纖塵不染的罄聲賜予他淩然世事的淡定。身邊滿是女子叫他師父的聲音和顆顆浮動不安、渴望救贖的心。一如當年熱戀中的我企圖寄生於他。在看不到抽象希望的同時將希望寄予可能帶來希望的，至少是心靈平和的——某個人。因為是女子，所以又恰恰、也只好選擇她們所知道的最好的接近方式——愛上他。

現在的他從苦行僧換成了圓團團的慈悲相。在看清色空原一物後，還有甚麼可以讓他的目光駐留。然而一瞥間，他還是略略有些遲疑。隨即像招呼其他施主一樣請我們一夥遊客進大殿。我在她們和他們中間，群體中的一份子，水中的水，沒有淚珠也沒有心潮。

突然被一把鋒利的小刀刺中，交睫間即現了穿裙子的黑白無常，冥府原是幢摩天的寫字樓，房屋繁多，鬼流熙攘。

我很清楚自己在夢裏，同時恣意享受著感官的純粹。我很知道痛，即使在夢中。因為我可以大致猜出那把刀的來歷。一個愛我而被我離開的人。我覺得自己破壞了他平靜的幸福又沒能實現給他幸福的諾言，所以應該被他殺死。痛不是為死，而是他的痛。

排隊的寫字間全是女人，辦公的職員，等著審判的鬼魂。看不清牌子，或許門外掛的就是「薄命司」？不記得和那職員聊些甚麼，總之無限的輕鬆愉快。當愛已成往事，當生命已成往事，曾經的愛恨情仇都不過是一幕幕影像和一個老天的遊戲。風吹起了頭髮，吹散了它，在自己的人生銀幕前也閉眼，也笑，也顫慄。然而心下究竟有點茫然，或許還有幾許痛。投胎前，她洞穿一切地問有沒有興趣看看你到底怎麼死的。「好啊好啊」，找到支點似的回答。帶子慢慢倒回去，舉刀的那一剎，原來，不是他。

我家的後面有個園子，一年四季花開不斷。是花都有花神，唯牡丹獨稱百花仙子，是為花王。母親愛其華貴大氣，特從洛陽尋來名品植於園內，並修一亭央城中才俊題曰牡丹亭。

我豈有不愛花的道理，時常和友伴遊玩於園中。最相好的是春香，我只說她這名字丫頭氣，她卻笑我說麗娘豈非風塵味。一語成讖。眼下她嫁個快入土的老頭子，和伺候人的僕婦有甚分別。而我自己往男人懷裏鑽又和婊子不相上下。

我夢見一隻黑黃的獸，被人關在籠子裏。瘦且小，巴巴看著我一臉淚痕。當下心中不忍想放了生，不料剛靠近籠邊就被它一把揪住了頭髮，只不放手，不似要害我的樣子卻狂躁、號叫，想是要把我拉到籠裏。

醒來就看到了他，正穿一件黑黃色毛衣。「你家的園子這城裏有名。」他道。「牡丹亭，怕是以牡丹為最。不過在亭子裏睡小心著涼。」他又說。我只是迷糊，太陽亮燦燦的，隨口道：「那牡丹雖好，它春歸怎占得先。還早呢。」心下懷疑他是夢獸變了來，卻不知後事如何、前因怎樣。

我不是不知道自己的美。只是在他的凝視中，那美也會流轉，一如湖水盈盈。我想我愛他，有天在亭子裏累了打著個盹，一連做了兩個夢。先是一只要跳上我身的小獸，後是一個在夢裏終上了我身的男子。一個黑黃毛，一個同色衣。日後遇著他，我一眼認出。所謂姻緣天定也不過如此吧。夜裏去找他。不在。又去，遭到拒絕。再去，他累極在

我胸前睡去。我只是說不出的歡喜。不過是個愛做夢的人，又信命。如是，答應嫁予他、給他幸福的家。如是，他漸漸離不開我，給我他的心。

我常常在想命運究竟是怎樣的。如果根據她的指示做一個順民是不是就會幸福？還是去抗爭，尋求命運的奧秘並支配她？或許尋求本身就是命運的一種安排呢？又或許尋來的答案人根本不配知道，且觸怒上天非極大苦痛不足以贖罪？

我因了夢中的指示去愛他。這是命。而命是我自己用感覺塑造的。

但如今我卻厭煩了他，不再愛他。這是每日的生活。而生活也是我自己用感覺堆砌的。

我又來了牡丹亭，滿園蜂飛蝶舞。那牡丹果然國色天香，怎也看它不夠。如果我對他的愛可以和愛花一樣長久多好。如果牡丹年年歲歲窗前盛開是不是終有一日我也會當它們腳底泥？

當年在這裏夢到他，後來竟真嫁了他。一時傳為天作之合。現在卻一句話也不想多說。夫妻間鬧到如此田地還要人前強顏歡笑，卻只怨我當年那一場夢。

再入夢吧，化作一株牡丹。櫻花死時，落英繽紛，不成樣子。牡丹死後卻匍匐個的枯萎。如果那樣，不被無愛的生活凌遲，也很好吧。

我們去阿爾卑斯滑雪。我想沖進山谷。他來了，一把拉住問，我有何對你不起處處想離開我。他的眼睛滿是火光。愛生恨。貪嗔癡愛懷疑。

我再一次接受命運的安排，同時服從自己的內心。他不會放過我，正如夢中他說死也要死在一起，然後雙雙跌入穀底。可是不再愛了就真的不能愛了。我決定逃離。舉刀的一剎那，身體裏跳出一隻黑黃的小獸，卻原來是我。

夏 複雜而原始的情緒

想重拾起一堆破碎的夢救出自己。

——曹禺《雷雨·序》

這一天，凡約阿四去一間較安靜的咖啡室談平的事，並一再強調是平父親的意思。如此阿四只得赴約。冷氣不夠涼吧，天悶得讓人心煩。

平在今天的會面中只是藉口，正如他本人的不在場。凡和阿四都在話語的消磨中忐忑等待某個話題的自然出現。凡是在說平，那名字卻附著另一個人的身，一邊說一邊緊盯著這人看。她漸入佳境，傾訴中慢慢接近自己一直無法面對、更無法逃避的內心，燃盡的煙蒂落了一桌子灰，目光灼灼，豔若桃花。而阿四又是何等聰明的女子，以退為進，每每將眼見要刺來的利劍輕巧地撥開甚至還可以在緊要處開一點玩笑，只處處護足了自己。兩人自說自話，無形中在兩條軌道上越走越遠，誰都不知道是否有交匯的可能。

凡所要求的其實就是那一點交匯。她愛阿四，不可抑制，從看到她的時候起，只怪她和葉太過相似。凡想自己到底也不清楚甚麼是愛。一生中僅有的快樂是葉給的，那時只想和她在一起。甚麼時候的事了？從未試圖忘記，卻一時想不起她的神情。

凡天生不喜歡男孩子。稍大讀了《紅樓夢》更是篤信「女兒是水做的，鐘天地之靈秀；男子是泥做的，不過鬚眉濁物。」難道不是嗎？周圍追求她男孩子哪個不是公鴨一樣的嗓子，長著青春痘油汪汪的臉，即粗魯又愚蠢，難道還指望他們明白甚麼叫女兒心嗎？她才不要這樣的人作男朋友。她只喜歡葉。那麼個快活姑娘，只要有她在所有的煩惱都成了笑話。她們彼此友愛、親近，直到竟被人視為異類不得不雙雙轉校。凡模糊知道同性戀這回事，既然不斷有人拿她和葉的事來嘲笑、侮辱她，既然她一直討厭男生，既然只有葉才給過她快樂，索性就那樣好了。漸漸有不相識的女性來找，她寂寞無依只跟著走，慢慢一發不可收拾地成了真，以至名聲在外想回頭也難。混亂的歲月，她不過在麻痺自己。兄弟姐妹視她為怪物有意躲避，父親只當無事發生卻不再正眼看

她，母親除了哭、除了惹她更煩還能怎樣。而葉，音信全無，永遠地消失了。她不斷參加各種聚會，想打聽一點消息，可惜沒有人知道，也再無人帶來哪怕一點葉曾經給過她的快樂和友善。

拖到後來就嫁了離異多年的老周，他的兒子並不比自己小幾歲。老周不會不知道那些傳言吧，可是他依然娶了她。凡一直不知道老周怎麼想，也沒問過。他究竟相信還是不信，或許他根本不在乎她的過去，就像不在乎她？然而這麼說是不公平的，誰都看得出老周對她的寵愛，像對妻子也像對女兒。可是她還是那麼地不快樂。

她不能忍受老周男人的身體。當初答應嫁給他，一方面為了安慰父母，另一方面也以為他大自己近二十歲在那方面應該會要求少一些。是的，他從來沒有勉強過她，哪怕中途她實在不能忍受對那醜陋器官的厭惡而堅決要求停下來，他都強忍著順從。近3年的婚姻生活卻始終沒使她過了這一關。和女子相愛，她曾經幻想過對方是男性，那時她女人樣地叫也有高潮，可真的遇上男人反而只有厭惡到噁心的痛苦。於是，在最初幾天一次到現在幾乎一兩個月也沒有一次的婚姻裏，她只覺得輕鬆。

還有老周的老。鬆弛的皮膚、肥胖的肚臍、油膩的易脫落的頭髮都讓她難受。她甚至開始懷念過去那些追她的男孩子了，他們雖然粗陋但也洋溢著不可抵擋的青春氣息。她一直強烈地愛著美和青春，也愛著美好的自己。男人都醜陋似污泥，於是退而求其次找女人，蓮花一樣高潔芬芳的卻只有鏡中的自己，很多時候她覺得和她們其實如同在和自己做愛。她丈夫老周，哼，如此平凡猥瑣的中年男人。有次他睡著，從側面看到他誕出口水的鬆弛嘴角和額頭眼角的皺紋，她立刻想逃走。哈，又能逃到哪里去呢？再回到曖昧不清的境況中？葉給她的幸福是永遠不再的了，老周這裏又全心全力地擔待著。但，天知道，他的愛也是牢籠，壓得她透不過氣來，她預備就在這活棺材一樣的生活裏老去。阿四來了.....

阿四冒險一樣地來赴約。

那一次凡笑著相約去買衣服，她當然高興作陪。雖然奇怪平父母的

懸殊，她依然希望儘快融入，所謂愛屋及烏。不料當日凡藉故幫她拉拉鏈竟然從背後吻了她。阿四隻嚇得一動不敢動。那邊凡當成默許，試衣間裏竟伸手移向她胸部，身子也愈貼得緊了，阿四這才如夢初醒，衣服也顧不得換一頭沖出了商場。以後再見到凡，阿四一定要拉著平在一旁。她總覺得背部被碰過的地方陣陣發冷，更無須想迎面那雖知節制卻也逐漸大膽、急切的目光。每次去平家都是災難，於是阿四說服他在外面同住。只當從此天下太平不料這次會面終是躲不過去。也罷。她有平，她是勇敢堅強獨立的阿四，她能有甚麼可懼怕的。然而誰知道呢，一點自己也不明白的恐懼似的期待在心底影影綽綽。天實在是悶熱。

好幾次阿四坐不住想走，凡看穿一般地賣關子，告誡她要小心她的平，他並不老實規矩。甚麼意思，難道是威脅？她阿四從未怕過任何人的任何威脅。凡淡淡噴口煙：「平，凡，你不認為連我們的名字都是連在一起的嗎？是他親口跟我這麼解釋的，還說我們註定要在在一起。你可以不接受我，但你也將永遠失去他。我們甚至已經有了些故事，他難道沒有告訴你嗎？不，他當然不會告訴你。而我忍受著你所不能理解的痛苦去和他做愛！所承受的這一切不過是為了要你……葉……回來。」阿四抽出她被凡突然捧起的手失神呆坐，她不能明白這是為甚麼，她必須聽下去，她是事事分明、處理得當的阿四。

阿四的平是文靜到略嫌孱弱的男孩子，英俊到好看，彬彬有禮，儒雅博學，如同一棵春天正吐出新芽的小樹，給人看到希望和未來。平在學校廣受歡迎。阿四很愛他，當他是愛情小說中走出的純情王子，他略帶憂鬱的眼睛會說話。她知道他也愛她，甚至離不開她。她時常陪伴他，帶他爬山、航海，甚至社交。他的確很有才華，人多的時候卻必須看著她的眼睛才能鎮定。終於他獲著獎，阿四在人群中驕傲地充滿了成就感，他也是她的作品呢。如此相愛相依的一對璧人內裏竟滿目創痍。

凡自然講了她和平的故事。平的內心原來只會為凡這樣陰天一樣憂鬱、敏感的女子而激動。卻因為和自己太過類似，他反要在現實中要尋求另一種完全不同的類型去面對並不完美的世界。但他的情感卻只從未停止對凡的渴望。她是他名義上的母親，身份上又多了一層不可言說的刺激。多少年前他曾瘋狂地愛過自己神情冰冷的母親，甚至用自殘的方

式挽留她，然而她還是走了，留給他無盡的善感情懷。凡每次和父親行房他都小心翼翼地緊張偷聽，不能控制地私下行動……未曾想她突然對他示好，他怎會拒絕又如何抵禦。

阿四隻覺越來越清醒。陽光中細小的塵土好多，忍不住想打噴嚏。阿四突然覺得自己其實並不愛或者不那麼愛平，他似乎是陌生。愛原不堪琢磨，想多了便無法再愛。生活到底令人沮喪！她漸漸懷疑從前的熱情和信心，甚至開始羨慕眼前的女子。至少凡的愛是自覺而濃烈的，可以在灰暗裏尋求花開，而自己的愛卻那樣盲目且黯淡。阿四臉灰灰的，只覺眼花。真愛究竟難得，只要碰到便需搭上幾世修行，和性別又有甚麼關係？只可笑世上竟還有所謂真愛否。

她們從桌子的兩側移到一邊，阿四替凡擦眼淚。她們終於被一種不可言說的情誼維繫，彼此擁抱。窗外換了光景，一時烏雲密佈、雷聲滾滾，怕是要下雨。她們又雙雙出門往不同的方向走去，凡要向老周要求自由，而阿四要靜一靜。

凡回到家，未等開口，老周先說有事要商量。他居然要求離婚！原來他因平的事去見阿四的母親，卻邂逅了多年未見的情人。

「平，就是我和她的私生子。他以為的母親——我前妻，就是因為不能忍受最終離開……平的生母叫試平。試著去平凡又終不平凡的女人。在懷著我們第二個孩子也就是阿四的時候突然消失。也怨我為了生意總不離婚，她怎麼能甘心總委屈著過日子？……這麼多年沒找我，也沒再嫁。一直沒忘她。欠她的太多……。現在既然碰見了，我總不能不管。……事先並不知道她還在這城裏，更沒想到竟然是兒子戀人的媽！這不是命嗎？……好在孩子們也沒交往太深……以後一家人會更親近。只可惜了你……但年輕總有更好的機會，我配不上你，也沒有讓你快樂……」

凡楞楞地看著老週一張一合的嘴，像極了上岸的魚。凡只覺得口渴。她本要離開他，非得等到他不要了她，才明白老周的好，他其實一直維護了她任性的空間。此刻非但沒有想像中的快活，反多出層源於自私的傷感和一點愧疚。悶熱了一天，雨終於嘩嘩地下起來，劈啪著無數

小手掌在拍窗玻璃，無數的耳光。到底害慘了阿四。她今天受了太多刺激，又將經受更大的打擊。一家子只有凡才剛得知阿四已有身孕，只等混幾個月畢了業就嫁過來。如今即便打消了再愛下去的念頭，和自己的哥哥？早知如此不見她的好。就算和親生的哥哥還遭到背叛。凡明白阿四必將光輝不再。阿四和平，他們的未來或許也都是黑暗。老周和試平就真的能夠盡棄前嫌、白頭偕老嗎？不過一個下午，老周遺棄了她，平遲早會恨她，倍受精神衝擊的阿四再也不會像葉……

雨不顧人的悲哀只嘩嘩地下著。到處都是水，冰冷濕膩。

秋 愛的「鬼打牆」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

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馬致遠《天淨沙·秋思》

你知道無論如何我都走不出你的世界，不是嗎？

天地何其寬廣，憑腳步丈量怕是幾生幾世的光陰。即便到了天邊，你也不見得會放了我。這輩子的母女，下輩子呢，再下輩子呢？

我家住在古驛道。我娘芸娘以為驛站往來官差洗衣做飯為生。我不知阿爹為誰，她也不許我問。我和娘相依為命，有時她打我是為我好，有時她很忙半夜也找不到。我不知道她算不算美麗，不清楚她不忙的時候想些甚麼，就像她一定也不明白我每天在想甚麼。

但我們相依為命。我離不開娘，天底下還有比娘更親的人嗎？她也離不開我，叫我小棉襖，說只有咱娘倆最貼心。她常歎命不好指望我長大能有出息。可甚麼叫出息？和那些偶爾歇腳的官太太一樣穿戴銀嗎？沉甸甸的，不好看倒像是枷鎖。我四處瘋玩，一枝花一棵草都有可愛處，娘卻說沒個女兒樣找不了好婆家便處處立規矩。咱驛道春有薄冰路滑，夏有急雨阻行，秋早霜，冬寒雪，卻一年四季沒斷過人。我自幼往來過客中混大，心中早有一個江湖怎肯受此約束。女兒家又如何，照樣闖蕩天下。

原以為不過是個夢，娘怎會願意我出去浪，我又怎麼能捨得娘，卻不料還是踏上了離家路。期間變故不提也罷。奈何一個屋簷下的母女也終歸兩個世界的人。自從知道那男人的存在就無法原諒她，只覺得汗穢、被欺騙。她身上不再有好聞的香味，我也原來並不是她世上唯一的牽掛……舉手投足間仿佛看到自己面前早已立好面鏡子，即便最細微的動作也一定和她甚為相似，連笑容都是從眉頭再到嘴角的卑賤樣。我還會從中看到了和她愈加相似的容貌、神情，不是嗎？多少年來我希望成為她，如今卻要為這尚不完全的相似可怕了。我突然覺得自己並不需要做你的複製品於是離開了你。那時候你知道嗎？

我想你是知道的。我聽到背後零碎的腳步也斜眼看到一點火光。很多年過去了，無論走到哪里，總覺得那晚的月亮一直陪著我，再沒有那麼高那麼圓過，卻白得淒淒惶惶。我知道你點了火把來送行。照亮嗎？有月光。做伴嗎？你始終沉默著也並沒有遞給我。等到如今也作了娘，才想明白你是要把我的身影看得再真切些，也希望我明白你會永遠在漫漫黑夜中為我守護。可是娘，你為甚麼不叫我？我能忍著不回頭卻忍不住眼淚長流……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江湖，我想這正是它讓人癡狂的神奇處，況且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個遇到的人是誰，而這又會為他人心目中的江湖增加何種神秘。終一生不能解其全貌——恰似命運。我的江湖境況平平，我的命運卻是古驛道。山川河流城鎮村落不過如是。很多時候我不知道人們在說甚麼只好微笑沉默獨行。一個單身女子走天涯多少危險，我卻無妨。倘若我不覺得自己是女人不方便，別人也不會覺得。平湖沙漠險峰幽谷，我只是無法停留，也只為找尋咱們古驛道的盡頭。娘，還記得嗎，小時候你扯古經哄我睡，臨了總歎沒福氣去故事裏的大地方看看。你說要是能到驛道頭兒瞧瞧也不枉一世為人。現在我就要替你瞧去。

怨只怨一路岔道太多，至今我也未能了心願。不是說人一次只能踏上一條道路嗎？可是如果做錯了選擇豈不要離終點更遠？每次我都會在岔道做標記，選擇一條路走到不想再走就返回來走另一條。娘，你說我是不是太貪心想看遍風景？可為何那麼多路卻沒有一條讓我願意心無旁騖地走下去？有時見傷心事，有時遇絕情人，有時候卻中了其他路的

盡。那岔道在我眼前晃，心下就不踏實了，總覺得沒選的才是正道，有桃紅柳綠在招手。可等真退回去走了那道，這道的回憶又常湧上心頭。一次次的嘗試，一次次的迷失，我還是沒有找到終點。或者驛道的盡頭已被我擦肩而過，或者早被我拋至身後，又或者此刻眼前這不起眼的枯樹就是尋求的終點？

我只是無法停駐。遇到最多的便是男人。天下男人女人想來應一樣多，我卻覺得偏偏總是遇到男人。而我終是個女人。娘，我知道錯了。我可以不相信那男人就是我的爹，卻不能責怪你在我們的世界之外還有他。

一路走，一路看。原來每個地方都如此的不同，卻原來每個地方都如此的相同。娘你知道我永遠走不出你的世界不是嗎？如果哪里都有你的影子，我走再遠都不過是原地打轉，可是，娘，我卻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如果輪回自主，我還讓你作我的娘。

冬 希望之於虛妄正與失望相同

她真的走投無路了。——魯迅《祝福》

和她並不是頂相熟的姐妹淘，彼此間走動亦不多，但人世沉浮總算得她經歷的見證人之一。嫁了第一個男人，叫阿祥，車禍死亡。接著嫁的第二個，叫小林，急症死亡。唯一的孩子毛頭也走失，她真的太不幸了。這遭遇曾在坊間被當作掃把星故事廣為流傳，說的人和聽的人都在無限同情中重獲對自身狀況的滿足。傳到她耳裏，卻微微一笑，自嘲道，如此命薄又嫁了那麼兩個人連起來不就是祥林嗎？偏偏寶寶叫毛頭，索性改名祥林嫂好了，倒要看看比小說裏的那個怎樣。從此當真要我們大家叫她祥林嫂。

2008年全中國都為奧運激動，她卻冷不丁發帖子請參加葬禮。嚇了一跳，細看卻是她本人的，還鄭重聲明來賓須彩色禮服出席！大概又是時下流行的主題聚會，這個祥林嫂啊搞甚麼名堂，還嫌晦氣不夠多嗎，

哪有活人給自己辦這個的。又不好不去，只詫異她哪來的這折騰勁兒。

以為她沒心，不然誰可以在接連的打擊後還如此花樣百出。就算忘記過去也會元氣大傷吧，何況她從前完全兩樣。和阿祥戀愛時周圍朋友個個被她折磨得要抓狂。任你趕飛機、趕約會，只要被她碰著一定走不脫，必須做出很感興趣的樣子聽她講戀愛的每個細節，還要隨時準備好紙巾！阿祥卻走得突然，送到醫院只會嘆嘆地往外出氣，她瘋了一樣趕去守著，眼睛又不知看向哪里，等到人沒了心跳，偏又拉又抱又拖地非要帶他回家，眾人哭著只攔不住。有人說你這樣他更難受也走得不安心，她才突然慟哭，一口血當場噴出。獨居好久嫁了小林，卻是一個類型。我擔心找了替代品，她說紫羅蘭種在葡萄邊花更美，她也只能被某一類吸引，雖然還愛阿祥但也明白每顆葡萄都是不同。如此，生活得亦算美滿尤其是添了孩子後。她較從前沉靜，不常參加聚會亦不常提及感情。小林死在2003年，太多的悲劇發生，怨天尤人也沒有辦法。其時人人自危，喪事她獨自料理。從簡低調，大家事後更不好再說起。她越發瘦了，見面孩子成了唯一的話題。毛頭被她養得聰明可愛，本是未來歲月寄託，卻不料一朝走失下落不明。

也曾歎息命運對她的苛刻，和朋友去探望，總不見人在。後來才聽說是閉門謝客，如此更擔心。門砸到山響，有鄰居出來說她已移民國外，吉屋待售。自此只零星從她好朋友處得知一點消息，不外是還好二字。人生之不如意常有，自顧且不暇，跟她也就慢慢遠了。去年在中環突然遇到，匆忙間互留號碼，她說剛回來正想找朋友聚，卻從未打來過。我也不想打過去，怕她哭，怕回憶過去。如今一晃卻是要參加她的所謂葬禮。

翌日，她突然有電話來：「聚會的事，好幾個方案想請你參謀。」
「為甚麼找我啊？」笑著問。「自知冒昧，但想來你學藝術應更能看穿人心。」
「少來了，才不要你奉承，明天下班見。」

地點還是她家，原來滿坑滿穀的零碎擺設、民俗工藝甚至毛頭的玩具都不見了蹤影，只留些簡單實用的純色傢俱，我知道她是要徹底和過去的日子告別。「出事後我們來看過你，撲了空」。「其實我在，只是不願見人。」
「別把自己封閉起來，和朋友聊聊會輕鬆些。」
「不可能

輕鬆的。你一定看過基斯洛夫斯基的《藍》，女主角和我命運相似。在失去家人獲得絕對自由後才明白人生的自由建立在親情和家庭的束縛與責任之上。而親情和愛情常常是一種習慣，是你認識和定位自己的方式。」「所以你找不到自己人生的位置了？」「是。只有無盡的痛苦。我曾經以為愛情和男人是女人的精神依託，阿祥走了，我還活著甚至還可以去再愛，於是我明白除此以外其實還有很多有意義的事值得關注。我得為自己活。」「這論調很有女性主義的味道啊，你覺得女性應該站在男性的另一面，對嗎？」「不見得是對面，卻應該是以女性的方式、作為獨立平等的伴侶一起面對人生。我們怎麼說起這個來了？」「是啊，有意思。所以面對小林的出現乃至離世你都更堅強、從容了。可是孩子呢？你怎麼看？」她突然哽咽。」「還是不說了吧」「我轉移話題。她默默流淚：「孩子是上天的禮物。從懷孕起就會時刻想他，希望為他做一切，也希望給他所有最好的。看到他第一眼整個世界就變寬容了。我真傻，真傻……我永遠不會原諒自己。你知道沒有希望的日子是甚麼樣的嗎？無論做甚麼都沒有意義，沒有幸福的可能和感受力……」「她陷入深深的自責和痛苦中，作為局外人我都能感受到她不可抑制的悲傷，更可以想像在國外她也不過寂寞度日。就算陌生環境能夠帶來一點新衝擊，如果心變苦便不會知道甜的滋味。

「所以自責和逃避都不是辦法，所以房子還沒有賣，所以你回來了啊。雖然這半年我們沒有見，可也知道你平順的消息。我猜你的人生又有了新機會，這次的聚會後你將重新開始。」「是的，回來就是要在失落處找回自己。葬禮也就是新生。」「那麼有甚麼好方案嗎？」她果然拿出好幾個並逐一分析：「A圖片展，包括兩次婚姻和孩子，也有在國外的生活紀錄，但僅僅片斷展示沒有重生的說服力。B迷宮。我將藏在房子某處，每個傢俱旁都有我的心情紀錄以及路線提示，但太過精巧。C藏在層層包裹的盒子或衣服裏，每卸下一層表示拋棄一種煩惱。D將舊錄影投放在白紗上最後撕碎或者破毀其他甚麼代表過去的東西。E每位來賓給我擁抱或者寫滿祝福、鼓勵的卡片。

我不得不打斷：「嘿，眾多形式都是一個意思啊，告別過去和汲取力量。可是你真的想完全忘掉過去嗎？或者你能嗎？作為成年人你又怎

麼在大庭廣眾下訴說心事？你期待他們瞭解多少？你又能否容忍別人的同情、不屑或者僅僅為了滿足好奇心的聆聽？還有力量，你真的認為外界的給予更甚於自身的強大？」

她輕輕搖頭，歎口氣：「我沒有忘記也無法忘記。我甚至選擇不忘記去以另種方式和他們在一起。過去的東西都在，我時常翻看，但我把他們歸集到一起了，我需要一個不沉重的空間，也需要一個儀式去釋放自己的痛苦，去尋找希望，去跟自己說他們都在天上看著我呢。我要重新開始，要過得好。只要是力量，我都需要；只要是希望，哪怕自我安慰，也要去相信。至於你說的形式問題恰好是我的顧慮所在。」我們反復商量，又想出許多新主意，卻似乎沒有最佳選擇。告別時她還是要我叫她祥林嫂，笑得有點憔悴。」再見，祥林嫂。」一陣心酸。也真難為了她，一個都市中的年輕女子，胼手胼足地獨自討生活，更要千辛萬苦縫補破碎的心。

她不再有電話來，耐不住打過去問最後的方案，卻被她賣了關子，只說地點在坊間一家格調舒適的餐廳。終於到了這一天，果然賓客滿堂，許多久未謀面的老朋友亦有些生面孔。男女混雜，繽紛絢麗，歡樂融融，倒像是婚禮。獨她穿一襲黑裙人群中周旋，寒暄、說笑，盡地主之誼並未冷落任何一位來賓。眾人聊天，喝茶，隨後吃點還算精緻的菜肴，看著竟有些接近尾聲的意思。我心下著急，不知她究竟安排了怎樣的節目又何時上場。她倒神清氣閑，臨散場才笑吟吟地上得台去沖大家微鞠躬：「感謝諸位對我的關心、幫助以及今天的賞光。我曾經不幸，但希望那只是歷史。從今天起作一個有希望的人、懂得幸福。也祝願大家都幸福。」燈光下她的臉有一種奇異的美，她眼裏有淚光。原來沒有包裝的決斷也可以如此動人。

我突然明白了她。經過這一番自我審視，她已經超越了生命中的許多困惑、負擔和羈絆，重新定義了希望，或許還有真正的自由。儘管形式還原到最簡單，那一刻還是有許多人的眼睛也都濕潤了。